



K825.72

48

张同道为艺术

张同道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同道为艺术

张同道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靳之林的延安 / 张同道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039-3596-1

I. 靳… II. 张… III. 靳之林—生平事迹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0360号

靳之林的延安

著 者 张同道

责任编辑 吴士新

封面题字 靳之林

封面设计 刘宝华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责任印制 王敬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50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39-3596-1/J·97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延安情结和靳之林的坎坷艺术人生

闻立鹏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立刻会想起那充满泥土气息，弥漫时代氛围的油画《南泥湾》，那幅用奔放笔法描绘的憨厚质朴的《陕北老农》，那一大批陕北延安地区的创作、写生作品，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白雪飞舞的古城延安……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立刻会想起他如醉如痴地在延安地区沟沟坎坎组织十二个县的民间民俗艺术普查，办剪纸艺术学习班，发现民间剪纸能手。他早在1984年第一次提出中国艺术第三体系的学术论点，把陕北农村老大娘们请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殿堂表演讲学。他在陕北、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有关国家长期日夜奔波调查研究、著书立说，那学术思想的结晶《生命之树》、《绵绵瓜瓞》、《抓髻娃娃》……

提起画家靳之林，人们更不会忘记，为了去延安安家落户，真正深入生活，他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揪、打、抽、踢、踹，批斗、关押、刑讯、毒打得死去活来，几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终于家破而妻离子散。人们不会忘记，十年劫难中非人的痛苦遭遇，人格屈辱，深重的精神创伤……

这位年过耄耋之年的画家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艺术人生、甚至他的生命都如此紧密地与延安、与陕北高原的那片黄土地联系在一起。

人们不禁要问，延安，这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究竟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神奇的精神魅力，吸引着靳之林以死相依，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人们不禁要问，并非“三八式老革命”的靳之林，为什么如此钟情、如此狂热地倾心于这片贫瘠古老的黄土，为什么会有这般深厚浓烈的延安情结？

这一切要从六十年前，靳之林第一次接触延安的革命文艺作品说起。早在1947年，青年学生靳之林在一本《抗战八年木刻选》上看到解放区的木刻，其中一幅古元的套色木刻《菜圃》，让身在沦陷区多年的他眼睛为之一亮，清新明朗的色调，刚劲有力的刀锋，简洁质朴的风格，仿佛一股清新的春风扑面而来，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久久不能忘怀。

不久，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靳之林又一次在大礼堂见到解放区古元、王式廓、冯真、顾群等人的木刻、年画作品，这些作品篇幅不大，数量也不多，却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浓烈的生活气息，那质朴淳厚的风格，那画中散

发的作者的激情，强烈地冲击感染着观众。著名画家徐悲鸿在展览上长久观看，感慨万分兴奋不已。他连声赞叹古元、王式廓等人，称他们是“卓越的天才”、“艺术巨星”，这位终生关心艺术教育的老画家，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地祝愿他们“来领导中国青年艺术家，那么中国艺术的中兴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画家艾中信教授连续三天在日记中写下了当年解放区新文艺对人们产生巨大冲击的情景：

“三月八日。我校礼堂正展出老解放区的美术作品，还不能说是全部，但已经可以看出全貌。这个展览会震动了整个北平美术界，以至人心惶惶觉得自太不行了。这个展览可以体现出老区的艺术方针——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里没有巨幅的作品，但是这里有强烈的艺术力量。

“三月十一日。……老解放区的展览轰动了整个北平（不只是美术界），刺激很大。……昨晚在饭桌上议论纷纷，有人说：我们无论如何画不出这样的作品，以后画画难了。”

解放区艺术作品以崭新的面貌、以强烈的感染力，征服了观众，甚至征服了无数资深的艺术家，说明这种新的艺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说明这种艺术中蕴藏着某些超越时空的最本质的合理内核。

4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艺专礼堂召开，华北大学文工团在大光明影院（今首都电影院）举行晚会，靳之林也参加了音乐系组织的大合唱，并被委派担任检票领票员，因此得以和出席大会的毛泽东、朱德等最高领导人一起观赏这次隆重的演出。

会上表演了许多解放区的歌曲、秧歌舞节目，新鲜、生动、激情、高潮迭起，当歌唱家李波唱出一曲《翻身道情》的时候，那高亢嘹亮的歌声震撼了全场观众，掌声经久不息，毛泽东和各位领导人也高举双手不停地鼓掌，李波多次谢幕仍满足不了观众的心愿，她激情地连唱了三遍，才勉强脱身走下舞台。

古元木刻的质朴刚劲，李波《翻身道情》的激情明朗，使长期被北平街头商铺传出的柔弱病态靡靡之音干扰的靳之林，耳目一新，心胸豁然开朗，精神顿时振奋，真正是拨动了心弦，激活了埋藏心底的朴素之美的艺术基因，应和了久已向往的审美精神境界。从此，那哺育古元艺术的延安，那哺育李波艺术的陕北黄土高原，成为靳之林挥之不去日夜向往的艺术圣地，他说：“延安像圣灵一样在召唤着我。”

早在1945年，画家徐悲鸿在重庆看到古元的木刻，就曾激动万分，称赞不已。1949年再次看到解放区的艺术，更是钦佩。他感慨激动地著文说：“我虽然提倡写实主义20余年，但未能接触劳苦大众，事实上也无法接近，在不合理的社会中，广大劳动者与艺术是完全隔绝无缘的。……解放区艺术一洗以往抄袭的恶习，八股的传统，空想的浮泛和崇拜假古董的弊病，其作品都是生气蓬勃，真趣洋溢。……他们的途径正确，人才辈出，使我惊叹不止！”这位具有聪慧眼力的老画家深情地写道：“我敢断言：新中国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起点！”

的确，尽管在后来半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以延安文艺合理内核为代表的新文艺，确实成为50多年中国新文艺发展的起点，靳之林和许多画家的艺

术道路正是以此为起点的。他说：“以古元为代表的带着浓郁生活泥土芳香的陕甘宁边区的木刻、窗花、民歌、秧歌、腰鼓和民间文学，把我带进了神圣的陕北黄土高原。古元木刻质朴的艺术气质、质朴的陕北农民的气质和质朴的陕北黄土高原大自然气质的融合所产生的艺术震撼力，使我的心狂热地扑向陕北黄土高原，找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归宿，找到了自我。古今中外，再没有哪一位画家的作品像古元的木刻那样决定着 I 后来一生的艺术道路。”

充满民族民间色彩，以延安为象征与代表的明朗质朴鲜活热情的解放区新文艺，一下子吸引了、征服了老少三代中国艺术家的心，也开启了学者型画家靳之林的艺术求索之路。从此，引出了一幕幕艰辛苦难，悲欢离合的艺术人生悲喜剧。

1959 到 1961 年间，为创作革命历史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和《南泥湾》，靳之林两次来到心仪已久的延安，渴望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兴奋地写道：“这就是延安！在夕阳里，金黄色的宝塔山的倒影映在清澈的延河里，蓝天、黄土、红彤彤的脸、白羊肚手巾、老羊皮、古元木刻里的浓郁色彩，质朴的气质，正是我狂热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从二十里铺到南泥湾，靳之林在这片黄土地上流连忘返，在老乡中间，在窑洞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一种真挚质朴的感情，憨厚纯净的品质之美。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豪华生活的浮躁。这里没有俄罗斯西伯利亚大森林的情调，也找不到 19 世纪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色彩。一切都是中国的，蕴涵在黄土地、黄皮肤、黄河水之中的质朴纯净之美。

这种强烈的生活感受、艺术激情、创作冲动转移到笔下、画面，成就了朴实无华的油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成就了鲜活质朴的《陕北老农》，更成就了弥漫着乡土气息时代氛围的杰作《南泥湾》。长久的依恋，三年的艺术实践，靳之林的身心已经和陕北这块黄土地难解难分了，他暗自下定决心，为了要真正深入生活，一定要到延安去安家落户，在这条人生道路、现实主义艺术的路上开拓前行。

正当靳之林沉浸在对黄土地的热恋、对艺术创作的热忱中，他哪里知道时代的风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中华大地上一股极“左”的政治思潮正在逐渐弥散，美术学院的艺术殿堂也免不了它的侵蚀。靳之林突然接到调令，和一些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学生一起，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师大。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这位痴情艺术家的命运之舟不断颠簸，先是作为有“历史问题”而下放林区劳动改造，继而，最为离奇荒唐根本无法想象的，靳之林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把他去延安落户和酝酿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集体户》的事，定性为“执行刘少奇路线，去延安组织游击队，打回北京，用毛主席的战术反对毛主席”。

为这样一个天下奇冤，他们竟然惊动全校全市，甚至打到北京，到处张贴“通缉令”，打着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动用公检法，又追踪到青岛，千里之外抓捕靳之林。强行押回北京后被秘密关押在某中学的地下监狱……一个真诚的画家，一个年轻有为的教师，就这样突然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变成了敌人，这一切只是为了档案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他热爱、搜集民间门神、年画、窗花、剪纸；只是为了他要到延安去安家落户。

延安！延安！到底是什么使你 and 画家靳之林如此难解难分？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蕴涵着万千真诚革命者的崇高理想。

延安，革命文艺的摇篮，继承五四新文艺的传统，接续 30 年代进步文艺的火种，吸吮着民间艺术的乳汁，哺育出文学、诗歌、音乐、美术新文艺的花朵，培育出古元、王式廓、彦涵、力群、罗工柳、莫朴等等新一代文艺战士、杰出的艺术家。延安的革命文艺传统，蕴涵着中国现代新文艺的核心价值，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合理内核。

延安，黄土高原的延安，更是一片文化艺术的宝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活化石。

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域黄土高原农村的民间民俗艺术，积淀了中国历史自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图腾文化发展的三个历史进程的文化符号、艺术基因。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当年曾经繁华的地域，如今变得贫瘠封闭，却也正因为封闭而因祸得福，使这些文化符号、艺术基因世代相传而得以保存。广泛生存在辽阔山川大地的民间美术，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念、文化意识、感情气质和心理素质，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母体。当年，新文艺战士们都十分喜爱民间年画、剪纸艺术的研究和收集，艾青与江丰就曾编辑出版过《西北剪纸》，古元、罗工柳等艺术家正是吸收了窗花、剪纸艺术的营养而创造出感人肺腑的作品。

靳之林的艺术，正是从古元木刻的感染开始，逐步深入陕北黄土高原，调查研究、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从艺术实践中、从学术理念上体悟、钻研、实践，终于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之路。靳之林的艺术作品，反映了他艺术求索的历程，也表现了他达到的艺术、学术高度。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画，代表了他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中达到的历史高度。代表作《南泥湾》以宏大的场面，把波澜壮阔的黄土高原壮丽景色与当年垦荒战士的生产、战斗、学习、生活统一起来，以生动的人物造型组合，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空情景，充分表现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乐观主义。整个画面真实生动、浑厚、质朴、深沉，散发着黄土的气息，弥漫着时代的氛围，站在这幅画前，有如身临其境，又回到那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创作于同一年代的《陕北老农》是靳之林又一杰出代表作。这一篇幅不大的农民肖像，代表了他油画技巧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他艺术素养、艺术品格的最高境界。画家以沉着老到和奔放的笔触，以浑厚朴实的色彩，深入地刻画了陕北人质朴憨厚的品格，把一种极难表现的黄皮肤，表现得真实而具有美感。那老羊皮袄，那洗旧的羊肚子毛巾，生动具体得那样熟悉亲切，就像真是在黄土地头和老汉聊天一样。

靳之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明显是受到徐悲鸿、董希文、王式廓等传统学院大师的影响，得到了欧洲传统油画技法的真髓。徐悲鸿对素描油画的“宁方勿圆，宁拙勿巧……”的造型；董希文对油画的“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大笔小笔一拥而上”这些油画技巧艺术美的真切体悟；王式廓对“深入生活、观察人表现人”和通过一张画看出一个人的家史等等的要求，这些都通过课堂教学、共同带学生下乡

作画，特别是作为青年教师有机会和这些大师们共同写生画画，亲切交流切磋，使靳之林的艺术技巧、观念得以大大充实提高。使他此时的艺术不但具备了欧洲传统写实油画的基本素质，具备了质朴浑厚优秀的传统，而且已经开始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某些中国艺术写意的追求，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

随着靳之林对陕北人民生活的深入体验，随着靳之林对陕北以至全国民间、民俗艺术的深入调查研究，他的艺术观念、审美意识更加鲜明，于是他的艺术追求更加清晰——对中国审美体系、重意境、重笔墨趣味艺术抽象美的追求，重个性主观的投入，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

从1975年前后的《残雪中的农家小院》、《延河解冻》一直到20世纪后的《北京四合院雪景》等一大批写生作品，表现了靳之林思想上、艺术追求上的新进展。画作中的主观抒情更加突出，笔法更加自信，挥洒更加自如，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对大自然美与力的敬畏与激情，透过画面强烈地散发出来。把西方油画特定的色彩之美、笔触之美与中国写意式的抒发充分结合，给人们以极高的审美享受。

2005年的《玉米地》是近年靳之林艺术创作成果的新高度。他说：“当我钻进那浓重墨绿、深沉有力茁壮成长的玉米地里，支起画架，摆开画布，与大自然玉米地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之际，瞬即激发起我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进入画笔飞舞的狂草符号状态，棵棵玉米拔地而起，节节通天如巨大的生命之树，旋转飞舞的条条长叶，如旋转火焰喷薄铿锵有力的生命符号。每年的夏日濡暑，我都背起画箱进入我家乡的玉米地里，飞起画笔，尽情宣泄，如凤凰涅槃，在玉米地里获得永生。”

靳之林生长在北方农村，在长白山雪域山林中曾度过一段艰难岁月，加上长期迷恋着陕北黄土高原，这一切使他形成了热情、质朴憨厚的性格、沉着深沉的气质。面对茫茫飞雪，面对壮阔的黄土高原，面对茫茫林海，面对高粱玉米的茁壮成长，伴随着北风的呼啸声，伴随着沟坎里传来的回声，伴随着黄土地里玉米拔节发出的嘎巴嘎巴的声响，身临其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激情，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概，一种无穷的生命力，似乎自己也融入其中而物我两忘。

坎坷的人生历练，艰苦的艺术求索，靳之林进入了艺术创造的新境界。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东西方存在哲学、艺术观念上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的艺术体系。因此，一个中国人要想学习掌握西方油画艺术的精髓，就相对更加困难，因为他必须要克服原来的艺术思维、艺术审美的习惯、模式，特别是要克服线描固有色的造型色彩观，才能真正进入油画的堂奥。

但是，在一个画家经过艰苦的学习，好不容易理解掌握西方油画的造型、色彩观念，达到了油画艺术的高度时，你是一个好学生，却并不等于是一个成熟的有创造性的画家，因为你还必须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的精髓与西方传统真正化为自己的语言，才能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而具有新的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画家，一个对世界艺术作出些许新贡献的画家。也就是说，中国油画艺术家必须要登上中西两座艺术高峰，要争取站在两个巨人的肩上，才能攀上高峰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艺术高度。

学者型画家靳之林，以自己近 60 年的艺术求索，一面深入领悟西方油画艺术的奥秘，一面以狂热的延安情结，追寻、探索中华文化艺术的源头，体悟中华艺术的基因，获得了艺术创造的丰富原料、矿藏，获得了艺术创造的灵感，进一步滋养丰富了质朴、真诚的艺术素养与品格，终于融汇中西创造出自己艺术的新高度。

而今，年逾八旬的老画家靳之林，依然童心萌动，终日在黄土高原，在祖国大地奔波作画，讲学著作，乐此不疲。“延安情结”曾给他带来过苦难艰辛，也给他带来智慧与灵感，更给他以力量与勇气，可以相信，这种真诚的感情，执著的追求，必然会引导他的艺术人生迈入更加成熟、更加辉煌的明天。

2008 年 2 月 8 日

闻立鹏 著名油画家，原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

目 录

延安情结和靳之林的坎坷艺术人生 / 闻立鹏	(1)
-----------------------------	-------

第一章 去延安	(1)
---------------	-------

引子：篝火之夜	(1)
1. 金色宝塔山	(3)
2. 油画《南泥湾》	(6)
3. 吉林艺专	(8)
4. 玉米和知识分子	(13)
5.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集体户	(16)
6. 青沟五七干校	(24)

第二章 建设延安	(31)
----------------	--------

1. 延安的糠与周恩来的眼泪	(31)
2. 吴起美术小组	(33)
3. 赤脚医生孙立哲	(43)
4. 知青大本营	(50)
5. 古元回来了	(55)

第三章 窑洞画派	(59)
----------------	--------

1. 唐山妹妹	(59)
2. 孙立哲走了	(64)
3. 延安青年画家群	(68)
4. 黄河岸边二趾兽	(74)

第四章 剪花娘子	(77)
1. 不能也? 不为也?	(77)
2. 安塞山桥	(80)
3. 老太太剪纸学习班	(86)
4. 抓髻娃娃	(93)
5. 鱼戏莲和鱼唆莲	(96)
6. 石娃子	(100)
7. 北京展览	(102)
第五章 风雨晦晦	(109)
1. 石窟行	(109)
2. 山雨欲来风满楼	(112)
3. 安塞农民画	(116)
4. 剪纸舞动法兰西 (上)	(119)
5. 剪纸舞动法兰西 (下)	(125)
6. 回长春	(130)
7. 清凉山上的葬礼	(134)
第六章 发现秦直道	(138)
1. 易水萧萧人去也	(138)
2. 风雪子午岭	(140)
3. 病发铁角城	(148)
4. 鸭行山、大路塬	(154)
5. 阴山外、长城长	(161)
第七章 别延安	(167)
1. 唐都谁不逐炎凉	(167)
2. 北京讲学的婆姨们	(171)
3. 30 天留学巴黎	(179)
4. 药发傀儡	(185)
第八章 回延安	(190)
1. 发现乾坤湾	(190)
2. 进驻小程村	(195)
3. 建立小程民间艺术村	(200)

4. 相约小程村：国际民间艺术节	(207)
尾声：蓦然回首——对话靳之林	(215)
附录：	
靳之林的油画 / 靳尚谊	(219)
《金钥匙》/ 乔晓光	(221)
万物与我合一 / 靳之林	(223)
生活的足迹 / 靳之林	(224)
靳之林年表	(235)
心意 / 冯山云	(245)
发现民间 / 张同道	(251)
后记	(315)

第一章 去延安

引子：篝火之夜

冬季沉睡在长白山的夜晚，小白桦林静静肃立，一堆篝火热情地燃烧，火焰照亮1973年的最后一个月份。

一群人围坐在篝火旁，火光闪烁在激动的脸上。今天篝火晚会的主题曲——《想延安》是靳之林的诗，方起东谱曲——两人都是吉林青沟五七干校的学员。歌声深沉、热烈，回旋在青沟五七干校的广场：

俯吮延河水 脸贴宝塔山
十年不眠夜 热泪想延安

“锯琴”缕缕、击缶声声——这是他们自制的简陋乐器，歌声一遍又一遍，有人的眼角已浸出泪珠，映着篝火闪动。诵诗人纷纷站起，热烈的诗篇改变着人群的心理温度。靳之林听着大伙儿反复演唱自己的诗，仿佛听到两千年前一位壮士踏上大道的声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靳之林即将实现他追求了十几年的夙愿——去延安。那一年，他已经45岁。1948年，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的靳之林看了延安画家古元的木刻《菜圃》，便非常向往延安。1959年，留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靳之林第一次去延安体验生活，创作《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当时就想留在延安工作，却被调往吉林艺术专科学校。1969年，靳之林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送进吉林青沟五七干校。

此时，一位五七战士朗诵诗篇《赠战友》：

飘然神骨清 豪爽任性情
挥毫洒诗句 染翰抹丹青
不恋素娥女 但觉轻风平
十年偿夙愿 不久闻君声

朗诵者叫孟昕伯，他的诗篇是为了送别这位远行的战友。

靳之林坐不住了，站起来，激动地向大伙儿朗诵自己的新作《沁园春》：

北山松岗	倍感战友连心
莽莽雪原	行期近青沟愈妖娆
浪卷心潮	看青沟抗大
挥大旗飞雨	延水土窑
战靴未解	黄土垣上
落地垂冰	红妆春早
汗蒸霜华	长白山下
木屋炉火	桦林飞雪
三秋风雨卷狂飙	河梁东望青沟月
踏秦川	血满腔
顾千里徘徊	望征尘路上
征尘路遥	心卷天潮

宋振庭，一位老共产党人，现任即将解散的青沟五七干校校长，悄悄问道：“老靳，延安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延安地区刚成立文化馆，美协陕西分会书记李梓盛同志‘文革’下放到延安，在那儿当馆长。”

靳之林答完又问：“我从这儿走了，吉林跟你要人怎么办，老宋？”

“你尽管走吧，就说你在延安有对象，结婚去了。要是回到长春，延安就去不了了。过一段我把档案给你转过去。”

篝火燃烧着，人群歌唱着，长白山从黑夜里醒来。

翌日，漫天彩霞。靳之林步行到黄泥河上了小火车，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青沟干校，然后从长春上火车去延安。

火车穿行在中原大地上，靳之林坐在窗口，望着萧瑟的原野，心中却止不住涌动的思绪：一边是林海雪原里的青沟，在那里劳动了四个春秋，战友们从一片荒野中开出千顷良田，自己动手修起营房，诗友赠答酬和，留下多少痛苦却又难忘的回忆；一边是黄土高原上的延安，那是他心中的圣地。为了去延安，他付出了十载磨难——关押、审问、拷打、劳动改造，几番徘徊在生死边界。

现在，靳之林终于获准去灵魂的故乡，好动的想象早已飞越山川，飞越时间降临



青沟五七干校校长宋振庭

在14年前的宝塔山——那是他第一次去延安看到的宝塔山。

1. 金色宝塔山

1959年春天，一架双翅小型飞机——事实上，它的主要功用是喷洒农药——飞往延安。机上约有20余名旅客，分两排坐着。飞行高度很低，机身也不稳，旅客们左摇右摆，呕吐不止。但有一个年轻人却稳稳地坐着，还不住地向地面探望，他就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靳之林。

靳之林受中国革命博物馆委托创作《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去延安体验生活。11年前，他从古元的木刻里第一次看到延安，他为一种质朴的美所震慑：宝塔山、黄土、农民。对于当时在北平艺专学习的靳之林来说，这些太陌生了，陌生却独具魅力。后来证明：这决定了他一生的艺术道路。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靳之林说：“1948年我第一次见到古元同志的木刻作品，从此那质朴的黄土高原、质朴的农民和质朴的艺术语言，像圣灵一样感召着我。”

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这儿就在桥儿沟鲁艺旧址旁边，1945年毛泽东就从这里登机去重庆，进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判。靳之林踩在延安的土地上，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与幸福。抬头看看，天空蓝得纯净、圣洁，如同歌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靳之林直奔宝塔山，那时已是黄昏，太阳正好从宝塔山正面直射过去，金光闪闪，宛如敦煌三危山的佛光。古元木刻里拉手踩着鹅卵石过河的地方，现在修起了一座延河大桥。他放下背包，跪到延河边上，水里是宝塔山的倒影，他尽量向前，向前，让脸贴上宝塔山的倒影。

太阳慢慢沉没，靳之林走上延河桥，酝酿已久的泪水冲出眼眶，默默流淌。他感觉到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如同地泉喷涌，这股洪流带着他走，不让他停下来。他拿出笔记本，飞快地写着，一首新诗从笔下流出。写着写着，他觉得光线仿佛暗下来，笔迹也渐渐模糊。放眼望去，夜色正从四周的山峦围向延安，远处的窑洞次第点亮。

第二天，靳之林一早就出发去东二十里铺。他走出市区，看到一群羊正悠悠前行，牧羊人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手里拿着一把牧羊铲，不时铲土撒向离队的羊，嘴里高声吼着：“的嘘！的嘘！”靳之林紧走几步，赶上牧羊人拉话：“老乡，到哪儿去呀？”

“二十里铺。”

靳之林试探性地说：“我正好要去那里，我们一起走行吗？”

牧羊人看看靳之林背的油画箱，不解地问：“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画画的，从北京来的。”

“画画的？北京的？到二十里铺做甚？”

“我来二十里铺体验生活。”

羊群云朵一样游动，山峦起伏绵延，宛如大海的波涛。牧羊人用牧羊铲铲起黄土，甩向头羊，尘土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头羊主动转弯，带着羊群前行。靳之林

想：蓝天、黄土、红彤彤的脸、白羊肚手巾、老羊皮袄，这正是古元木刻里浓郁的色彩、质朴的气质，正是他理想中的世界。一切都是中国的——没有俄罗斯情调，也不是法兰西色彩，靳之林感到一种自我的回归。

跟随牧羊人到二十里铺，村里安排他住在刘海婆姨家里。刘海婆姨是一位干净、漂亮的中农妇女，长长的脸，头发从右耳后边拉下来一绺，在乡村里显得比较洋气。

二十里铺村前正在修一条延惠渠，工地上人群密集，挖土、磨石、运料，忙着干活。靳之林看到一位老石匠，脸上沟壑纵横，一如陕北的山塬——凭艺术家的直觉，这是一张有个性的脸。这次来陕北是为了画一幅“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而眼前的老汉正是最好的模特。他上前搭话：“大爷，你是哪里的？”

“我是佳县下来的。”

“我给你画张像好不好？”

“画我？我不画。”

靳之林不解地望着他。

“老汉，画一张嘛！”

“我想让人画，人还不给我画呢！”

旁边的人七嘴八舌，老汉终于同意：“好嘛！”

靳之林立即打开油画箱，调色板、画布、颜料摆出来，开始画画。围观者悄悄交换着意见。

老汉第一次做模特，不习惯一个姿势坐在那儿不动，天色渐渐模糊，画还只到一半，老汉早已坐得不耐烦。靳之林说：“大爷，今天画不完了，明天你再来，行不行？”

“能行。”老汉满口答应，领受大赦似的走开。

翌日早晨，靳之林来到工地等老汉。太阳已经升起很高，老汉还不见影子。一位小伙子说：“他会不会跑了？”

“为什么跑啊？”靳之林不解地问。

“昨天黑了在这儿拉话儿，有人说‘老汉，人家给你画像是要悬赏捉拿你，把你送回佳县’，老汉听了就害怕了。”

“那他会跑到哪里？”

“他在青化砭有个亲戚，他可能会去那儿。”

靳之林拿出画了半截的画，看一眼，觉得可惜。稍待一会儿，他问那个



《陕北老农》（素描）

后生：

“那——到青化砭怎么找他？”

“他的亲戚在青化砭的小砭沟，你走到青化砭打问一下就知道。”

青化砭距延安约40多里，又是山路，靳之林背着油画箱走啊走啊，太阳已经偏西，还没到青化砭。夜色一点一点变浓，他加快步子。到青化砭天已全黑，靳之林走进一家饭馆要了面条，一边吃一边打问老汉的去处。巧得很，饭馆小伙计认识那位老汉，告诉他小砭沟还要翻过一架山。他摸索着，找不到小路，只好在山上漫走，一脚踩到坑里，一脚又绊住灌木丛，踉踉跄跄，爬到山顶。他把油画箱放下，站着稍稍休息一会儿，看到山下远远地亮着一粒灯光，疲惫不堪的身体又充了电，打起精神，朝灯光走去。

夜色沉沉，靳之林顺着山坡往山下滑，一手护着油画箱，一手抚着黄土。他还没站起，听到一群狗叫着冲过来，将他团团围住。他急忙用油画箱糊弄着狗，狗不能近身，更加狂叫，吠声撕破宁谧的乡村之夜。从窑洞里走出一个人影，暴喝一声，群狗立即停止围攻。靳之林从灯影里认出这正是那个老汉，问道：“大爷，是你吗？”

老汉定神一看，居然是给他画像的人，愣住了：“你……你，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没等靳之林说话，老汉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疑惑地说：“人家都说你画像是耍捉拿我，我，我就回来了。”

“我是画画的，又不是公安局的。”

靳之林解释说，他准备画《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把他和毛主席画在一搭儿。“快进屋，快进屋。”憨厚的老汉知道没有危险，便爽快起来，请靳之林坐到炕上，又吩咐亲戚盛饭——小米粥。靳之林接过小米粥，觉得盛粥的碗有点异样，凑到灯下看看，竟然是粗瓷大碗。他问房东老汉：“大爷，你这碗是哪里来的？”

“地里捡的。”

“地里怎么会有这样的碗？还有吗？”

“犁地翻起来的，还有那些坛坛罐罐，都是地里翻起来的。”

顺着房东老汉的手势，靳之林走到墙边，发现堆在地上一排全是汉代陶器，上面的图案跟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极为相似。他随手揭开盖在罐口的瓦当，看到里面装的是小米，只有小半罐。除了陶罐，别无他物。他突然想起延安老干部常说参加革命时“砸烂坛坛罐罐”，大概就是这种意思。

夜里，靳之林住在土窑洞里，呼吸着汉代陶罐的气息。早晨起来，他走出窑洞，发现这是一个处在拐沟里的偏僻小山沟。一家十几口人都挤过来，围着油画箱看没画完的画，两个小孩悄悄议论画像像不像。房东老汉谦卑地问：“能不能给我照个全家福？”

“能行。”靳之林用刚学会的陕北话答应。

老汉五世同堂，在窑洞前闹闹嚷嚷。孩子们从来没照过相，兴奋得像过年，在大人中间穿来跑去。

靳之林取出照相机，让一家人分两排站好。老人站在前排中间，儿子和孩子们分